



世界各地声援一亿人退出中共党、团、队



（明慧网）二零一一年八月七日，在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中国民众超过了一亿人，这是中国历史性的一天，是中国民众觉醒、摆脱中共精神桎梏的一个新的里程碑，也标志着中共邪党走向其最终的灭亡。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海外媒体《大纪元时报》发表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第一次彻底剖析了中共的暴力谎言、反自然、反人性的邪恶本质，拉开了退党大潮序幕。

《九评》在全世界和中国大陆迅速传播，尽管中共当局极力封堵，大量《九评》小册子和光碟悄然进入中共机关部委、军队、公检法、文教体卫、工厂、农村等各个领域，由此引发了全国大规模的“三退”大潮。（“三退”指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三退”被誉为中国民众的精神觉醒运动，以和平、理性、非暴力的方式解体中共、和平完成中国社会转型的最佳方式。许多民众纷纷认识到：天灭中共，退党自救。是否“三退”，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良心问题，是为自己生命负责的问题。◇

钱是谁给的

【明慧网】一天，一位亲戚来我家串门。谈起当前社会情况，她说：“不管怎么说还是共产党给你开工资，你还得感谢共产党。”我听后笑了。我说：“我不感谢共产党。我的工资是我的劳动所得，不是共产党发的。”

其实，象我这位亲戚一样，认为“共产党给发工资”和“老百姓靠共产党养活”的人在中国大陆大有人在。这些话到底符不符合事实呢？我们不妨看一看：到底谁在种地？谁在盖房子？谁在搞科研？是农民、工人、知识份子等大众百姓。哪个活儿是中共干的呢？共产党一没地二没工厂。它的钱从哪儿来？都是从老百姓中来，从各种税收中来。显然，百姓的财富是自己劳动的结果，是自己挣来的。是人民养活了中共，而不是共产党养活了老百姓。

全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没有共产党，在非共产国家里，即便是执政党，他们的政党的维持和活动经费的来源都是靠党员的党费以



共产党虽然号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却从来没关心过人民的死活。

及外界的赞助的，从来没有一个政党敢于把国家的钱据为己有，中共却把整个国家的钱据为己有。看看我们周围的国家 and 地区，香港、台湾、韩国、日本都没有共产党，那里的人没人给开支吗？那里的人民享受的社会福利和工资水平都比大陆好很多。

中共夺权后，发动历次政治运动，全面剥夺了人民的财产，又剥夺了人们独立思考的权利。最后，中共给回一点百姓自己创造的财富，还要老百姓去感恩，说“感谢党给了我饭碗”。这不是很荒唐、无耻吗？◇

【明慧网】二零零六年，辽宁沈阳市苏家屯有一个患喉癌的人，是被医院判了死刑的人，到了快说不出话的时候，苏家屯专门迫害法轮功的“六一零”非法组织的主要头目带领一伙人进了患者家，威逼利诱这个患喉癌的人冒充法轮功学员，否认苏家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并让他做现场采访的对象来证明。如果他同意这么配合，就能给他三千元钱治病。

就在病人百般无奈的时候，病人的妻子回来了，进家门一看是这么一回事，就十分生气地说：“一个得癌症连话都说不了的病人，还要接受采访、作假证，这让世人知道了，你们怎么去解释？你们的事世人都知道了，还要让人怎么说；做没做，你们还不知道真相？！”这伙人一看，慌忙的走了。

神奇的是三个月后，那位喉癌患者再去医院检查时，医生告诉他癌症没有了，只是一个小炎症导致喉咙声带一时失去了发声功能，现在好了，能说话了。现在，他逢人就说，法轮大法就是好，信法轮功永远没错的！（文 / 小芳）◇

拒绝为中共做伪证
喉癌不治自愈



淮安市中医院四位主管护士遭迫害经历（二）

二零零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市“六一零”、卫生局、中医院合伙把四位主管护士绑架到翟龙山庄洗脑班迫害。下午，吴建胜、蔡子兵等数名警察开两辆警车，由中医院保卫科长魏玉杰带领，对胡云芹、周玲说要找她们谈谈，随即上来几人强行往楼下、警车上拖。胡的丈夫看到，叫胡跟他回家，质问恶人有何法律手续，凭什么乱抓人，胡云芹高喊：“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吴建胜顿时象疯了一样，拽着胡云芹的头发，把她的头往地上按。病人和家属及陪客看到都在流泪；医院有的职工看到后也敢怒不敢言，低声说：“这个世道，坏人得势好人遭难啊，就炼个功，锻炼身体，受这么多罪，那些人简直就是土匪流氓，共产（邪）党真是坏透了。”晚上，恶徒闯到李久平、何翠平家，把她俩绑架。

市“六一零”、市政府、市国保大队、清河区“六一零”、区保大队、派出所、街道办、市中医院、卫生局、市二院、精神病院等几十人组成迫害团伙，每两小时换班对付她们四人，还把李久平、何翠平的家人找去“协助”打骂。严家舜、陈志明宣布她们被下岗，严还发动本单位中层以上干部轮流去转化她们；中医院总护士长朱琳在办公会上叫嚣：“过年也不许她们回来。”恶人用谎言诬陷、恐吓利诱、酷刑折磨等多种手段对她们进行迫害，其中魏玉杰、陈志猛献出的毒计最多，外面冰天雪地，他们把床铺全部搬走，不给睡觉，把门锁拆了，每人一个房间，从社会上雇两个闲杂人员看着，每天夜里那些恶人用低级下流的语言谩骂、侮辱。

清河区“六一零”方可大骂周玲，蔡子兵要用烟头烫李久平。李久平、何翠平绝食抗议，遭到市二院医生多次插胃管野蛮灌食，李久平不配合插管，食道咽部被插出血，酒店里白色的大浴巾上到处都是鲜红的血迹，魏玉杰还大叫：“给我插，给我插。”雇来的山东籍大姐吓的直哭，说：“太残忍了。”因此被撵走。李久平被折磨七、八天后，头晕、心慌、休克，被救护车拖到市二院抢救。这期间，胡云芹六天七夜没有睡觉，每到晚上“六一零”人员就去打、骂，卫生局吕美伦（处长）让她在工作和炼功之间选择，逼她打辞职报告，想开除她，胡云芹说：“工作和炼功不矛盾，利用业余时间炼功。我做好人没错，你们今天开除我，明天我就去北京上访。”他们害怕她去上访，怕乌纱帽保不住。那时中医院领导常讲：“现在各级政府、局、单位（法人代表）层层都签责任状，哪个地方有炼法轮功上访，当地官员就被免职，哪个单位有炼法轮功的，全单位职工奖金就要被扣除，我们已经跟上面签过责任状。文明单位一年可发十三个月工资，就因为她们四人炼功，中医院文明单位的牌子被摘了，全院职工一月工资被扣了。”邪党利用这种株连政策，挑动民众的仇恨，胁迫民众参与迫害。这次她们四人又被关一月，回单位后被待岗一周。

二零零五年四月十八日，蔡子兵等恶人到中医院，叫当时急诊科护士长左劲红打电话将李久平骗出家门，绑架到省“六一零”在兴化办的洗脑班，省“六一零”

徐建平威胁、恐吓李久平，李绝食反迫害，被多次强行野蛮灌食，咽部食管擦伤，吐出的全是脓血，被迫害一月。

二零零八年一月底，魏玉杰带清河“六一零”、国保大队常书林（队长）、王建淮、毕某及闸北派出所一行数人，闯到周玲家非法抄家，抢走《转法轮》、

《明慧特刊》，一部手机、小灵通，两个MP3、优盘，并绑架周玲到看守所，绑架时，王建淮猛击周玲头部致她左前额肿起，眼睛出血，脸部发青。她被戴上手铐一路拖走，手铐嵌入肉内，鲜血直流。当晚她儿子的电脑、她办公室的大法书及大法资料被抢走。一月后，被转到邪党党校宾馆洗脑班，被铐在老虎凳上，几天几夜不让睡觉，市“六一零”赵凯等恶徒将电视二十四小时播放遮掩恶行。回家后，周玲工资被降一级，被恶徒监视居住。零八年中医院建院三十周年，全院职工包括聘用、离退休的均发四百元钱，而她在中医院工作二十几年，却一分没给。

二月，中医院邪党办主任徐广顺、保卫科长魏玉杰找李久平、胡云芹“谈话”，又把她二人用医院救护车拉到清河区国保大队“谈话”两小时。四月十五日上午，胡云芹正上班，常书林、王建淮、许峰等恶警闯入，将她戴上手铐，抢走她工作用的胸牌、挂表、三支笔、手机和钥匙。王建淮拽着手铐，把她往警车上拖，手铐嵌入皮肉中，血往下滴，白色的工作服上被染上鲜红的血迹，拖上警车后，王又打她耳光。警察拿着钥匙，由魏玉杰带路，去她家抢走电脑、刻录机、优盘、光盘、大法书、大法资料，她被关到市拘留所非法行政拘留十五天。拘留期间，胡云芹不配合邪恶，被王姓狱警毒打，扇耳光、打头面部，当时被打的小便失禁、头晕恶心、眼前冒金光，眼睛、鼻子、口腔都被打出血，后来她左眼一直视物模糊、视力下降、眼前有黑点。

二零零八年五月二十日，王建淮打电话将周玲骗到清河国保大队，将她劫持到收容所非法劳教一年。单位邪党书记吕美伦以两年考评不合格为由要辞退她，她找到当时的院长王林森，王让她写认识，她写了三封真相信，王不安排她工作，也不给她发工资，到二零零九年九月初才安排她到病房上班，五十多岁的人还要到临床一线上班，全院就她年龄最大。医院最后按所谓上面“文件”，扣除她一年劳教期间的工资，从主管护士降为护士，降两级工资，比别人一年少拿几千元，医院领导换了几任，直到今年，四位法轮功学员才调到合适的岗位。

十二年来，四位主管护士及家人饱受摧残、折磨和经济、身心多重迫害。善恶有报是天理，希望那些还在迫害法轮功的人们，停止作恶，为自己和家人留条后路，希望善良的人们明辨是非，分清正邪善恶，为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完）



淮安中医院主管护士、法轮功学员李久平数次被非法关押洗脑班遭野蛮灌食致食道咽部出血、吐脓血，曾被迫害致休克。